

審時度勢

可是，為時不過三年，隨着蘇聯解體，東西方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佩雷斯的立場開始變化。用他自己的話說，一個難得的歷史新機遇到來，應該牢牢抓住，力爭使作為中東問題核心的巴以衝突得到解決。他說服了時任總理伊扎克·拉賓，於一九九三年一月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同主要政治對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舉行秘密談判。由於談判雙方均有了改善關係的需要，當年九月就達成並簽署具有歷史意義的「奧斯陸協議」。根據這一協議，雙方相互承認，結束敵對狀態。五個月後，以色列同鄰國約旦也簽署類似的和平條約。

戰爭持續近半個世紀的中東地區，開始顯露和平的曙光。為此，佩雷斯同拉賓與阿拉法特一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佩雷斯興奮地說，適時而動，他的「鷹派」面具從此甩掉。在同年出版的《新中東》一書中，他甚至還說，隨着二十一世紀的來臨，「戰爭不再有任何用處」，「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征服貧困，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苦難」。他一時顯然有點過於樂觀，而未預想到，巴以和平協議簽署，在雙方大多數人歡迎的同時，也遭到少數堅持強硬立場的人反對。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以色列極端分子殘忍地將協議的另一位推動者和簽署者拉賓總理殺害。好在佩雷斯並未因此被嚇倒。他接過拉賓手中的權柄，繼續推動巴以和平進程，顯示出他對



人與事
高秋福

實現中東和平的信心和決心。佩雷斯主政期間的另一大夢想是發展經濟和科學技術事業，加速以色列實現現代化。以色列面積只有一點四九萬平方公里，其中百分之四十五是沙漠，既缺少耕地，也缺少水源，其他資源也相當匱乏。從這樣一個現實出發，他大力倡導治理沙漠和開發荒漠地區，發展海水淡化、節水滴灌、無土栽培等工程。農業很快發展起來，解決了國人的吃飯問題。同時，避開資源匱乏的短板，利用豐富的人才資源，他倡導優先發展低消耗、高產出的產業，加快高科技項目的研發和應用，促使以色列以驚人的速度進入世界發達國家行列。

進入二十一世紀，佩雷斯敏銳地抓住世界形勢的急劇變化，站立在新的歷史高度、以新的更加寬闊的視角觀察和處理發展問題。二〇〇二年，他出版《新創世紀》，探索使以色列和中東地區「走向新的未來的道路」。他認為，「我們正處於歷史的轉型時期」，強國之道已不再是以前的「利用肌肉」搶佔土地、掠奪資源、發動戰爭，而是要更多地「依靠頭腦」，進行科技創新和人工智力的開發。他指出，隨着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逾百萬猶太人正在移民以色列，其中有大批具有專業技能的科技人才，這筆巨大的無形資源需要開發和利用。（「西蒙·佩雷斯孜孜追夢之人生」之四，標題為編者所加）



如是我思
江河水

台灣的選舉結果已然出爐，國民黨大敗的原因，從專家的分析報道中，相信大家都已得知。這樣的選舉結果，你想到什麼？我想到的是歷史學家許倬雲的作品《現代文明的批判》，因為許倬雲在分析現代西方文明的困境中，對西方民主制度有不少批判。

他在書中的結語說：「……民主制度下，所有官員都經過票選，這些官員們經過媒體的渲染，在選舉過程中巧言令色，以博取選票，但他們其實並沒有真正的執政能力。我僑居美國，這幾年來，從選舉制度選出的各級官員，跟着媒體影響力的擴大，愈來愈顯示民選不是真正選拔人才的制度。」

看看台灣這次選舉的結果，熟悉台

人間要有善意

灣那些立委的人都知道，有不少都是靠護黨才獲提名，一點法律知識也沒有的大有人在。但在民進黨全力支持下，反而當選，難怪許倬雲也感慨地說：「台灣的『立法院』，甚至有拳打、足踢、拉頭髮、搶擴音器、佔領主席台等種種的暴行。立法和行政之間，難以協商，導致政務接近癱瘓。」

這就是立法的依據不足，只要法律條文對執政黨有利，便強行通過，這樣的「立法院」，能不打打鬧鬧嗎？其實去年底在香港區議員選舉，不也是顯示出，沒有真才實學的人，在媒體的渲染下竟然當選了嗎？

世界大同的理想，中國早就有文字陳述。《禮記·禮運》：「故人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許倬雲也以翻譯的白話文來指出，「這個原則，相當程度必須由國家機器掌握若干財富的分配權，才可

能達到。」但為何西方民主國家未能達到？許倬雲認為，「有些佔有優勢的人士，手上累積的財富，遠大於他應有的一份。這些成功人士，卻會以保障人權自由的理由，反對國家機器干預。」這些大財主，認為公民有發展的自由，但卻不願意負起社會責任。奈何？許倬雲認為現代文明已走向秋天，民主政治制度必須思考如何避免權錢交織的選舉等等弊端，才致走向寒冬。他發現難處不小，但他在書中最後一句話是：「我相信：只要世上有善意，人間就會是天堂！」

但從台灣這次選舉來看，不是有網軍利用網絡來抹黑對手嗎？為了贏取選舉勝利，善，根本不在考慮之內，這就是照搬西方民主最後的手段了。

再看香港那些暴徒，口口聲聲爭取「民主自由」，但暴力中只有惡意而已啊。

徜徉什剎海

碧波蕩漾，楊柳依依。野鴨成群，棲息在水中的金屬欄上。暖陽溫煦如江南。其他建築不多，只有岸邊修繕不久的望海樓寶塔高高矗立，雕樑畫棟，吸引了諸多遊客流連拍照。違規游泳的，擺攤賣小物件的，在岸邊石檯石桌上擺開棋局的，在金屬網保護中圍着乒乓球桌來往、玩得熱火朝天的，這些都是謀生或休閒的本地「土著」。中外遊客坐着三輪黃包車駛過，車夫滔滔不絕地講述着真真假假的傳奇故事。北京什剎海公園一派生氣勃勃。

我來此遊賞是忙裏偷閒。出差北京，趁着訪談工作進行的間隙，按照百度地圖的指點，坐地鐵、坐公交、步行，跌跌撞撞一路找去。百度地圖對標誌分明的大街大路比較適用，要找北京蜘蛛網似的小胡同裏「殺出一條血路」，着實不易。當然，這可能是因為我一向辨識地圖無能，只能聽語音提示。系統又不時滯後，往往等我走過去了才聽到電子音通知轉彎。

找什剎海公園就是如此。在羊房胡同、鴉兒胡同、柳蔭街之類充滿詩意，卻也充滿迷惑的路名中間掙扎了一番，最後還是問了在路邊曬太陽，牙齒都掉得差不多的人才找到目的地。也才知道原來這是個開放性公園，周圍的居民從各條小徑自由進入，我們這些外來遊客要找大門就困難了。不過，也因此見識了一些保留完好或修繕一新的四合院建築，體驗了路邊停着遮蓋塑料布的小車擋住一半道路，高處晾着曬衣桿，居民遛狗、閒聊、大聲吵吵的原生態小胡



繽紛華夏
純上

同生活。錯有錯着，因禍得福。資料上說，什剎海是北京著名的歷史文化旅遊景區，位於西城區，水域面積三十三萬六千平方米，與中南海水域一脈相連，是內城唯一一處具有開闊水面的開放型景區，也是北京城內面積最大、風貌保存最完整的一片歷史街區。什剎海包括前海、後海和北海（即積水潭），與包括「中海」、「南海」在內的「前三海」相呼應，俗稱「後三海」。什剎海也寫作「十剎海」，四周原有十座佛寺，故有此稱。十三世紀，元大都始建，全城自北向南的中軸線緊靠積水潭選定，大都城四面的城牆就是按照積水潭南岸的距離而建的。蒙古語中用「海子」稱呼大水面，所以叫什剎海，而非什剎湖。什剎海是元、明、清三代城市規劃和水系的要心。清代起就成為遊樂消暑之所，為燕京勝景之一。

前人曾以「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來讚美什剎海的神韻。說實話，我所見到的後海一帶比不上西湖的精緻秀麗，也沒有太湖煙波浩渺的雄偉，勝在原汁原味，煙火氣十足。特別是後海北沿一帶，我迷路的所在，大量典型的胡同和四合院值得品味遊賞。後海南沿則矗立着不少歷史建築和文物保護單位。比如，原醇親王府後來一半闢為宋慶齡故居，另一半則成為宗教事務委員會。一路上古剎、鐘樓、鼓樓，處處有景致，處處有來歷，也難怪中外遊客蜂擁而至了。更妙的是，一走出什剎海景區就到了地鐵站，乘上又可以去遊覽天安門、天壇等市中心的景點了。

一夜魚龍舞



香港隨筆
張茅

春節人人盡說吉利話，「平安大吉」、「恭喜發財」……中國人的新年充滿祥和，對未來與人生無限憧憬，代表中華民族「和」與「同」的傳統思想。

家家謝灶過年，少不了買一條鯉魚回來供神，鯉魚肥大，象徵「大利」，「鯉」與「利」諧音，先人選擇鯉魚，不作他想，很是聰明大智。我們以鯉寓利，不止是金錢財富，還包含順利之意，打工、創業、營商的人都祈求「順利」，先人留下「水利」一詞，河道治理，利及民生，做水利工程的人也崇拜鯉魚。「謝灶」這一日，以鯉魚供奉灶君老爺。

家裏老人說，如今謝灶改用鯪魚，「歷年」也用鯪魚代替了。鯪魚難買，走幾處街市，魚檔不賣鯪魚，問原因，魚販說沒有來貨，據說珠三角一帶越來越少人願意養，村人轉賣價錢高的魚類。

老人家說，酒樓飯店也不賣鯪魚了。從前有「春輪秋鯪」之說，香港人吃時令，入秋鯪魚肥，雌鯪多卵，雄鯪長精，魚鱗下面含油脂因此不去鱗。入秋開始，煲仔菜登場，薑葱焗鯪魚煲風行數十年，九龍廟街的飯店與食檔，夜市各式煲仔菜上枱，菜式名稱以大字寫在牆上，各式煲仔菜少說有三十多種，獨不見薑葱焗鯪魚煲，好生奇怪，這菜式似是被淘汰了。

沒有鯪魚供應，謝灶缺不得的，改用鯪魚還是可以，但缺了一個「鯪」字。老人家說，沒關係，鯪魚的「鯪」與「靈」同音，靈活、精靈、靈驗都好意頭，望個孫年年精靈靈利。

住在市區與居於新界鄉村有些習俗不一樣的，新界居民可以原汁原味傳承過節習俗，市區的人家未



送灶神是中國傳統習俗

資料圖片

必完全做到，居住環境使一些事情改變，農曆十二月十四至二十日拜祭灶君，求主管廚房的灶君老爺為來年帶來全家富貴健康，豐衣足食是家庭大事。謝灶這一習俗，新界便有別於市區。

市區的住宅狹窄，廚房這僅能轉身之地可以擺放什麼？安置灶君神位，大抵只有新界村屋人家，村屋廚房靠天井旁邊自成一角，設有灶頭，空間闊大，灶君神位安放灶頭牆上。市區有多少戶人家可以安置灶君老爺，也許百家沒有一家，家中廚房裝配主體是兩個煤氣爐的平台，旁邊置水盤，平台上面裝吊櫃，下面也是櫃，再配置洗衣機及雪櫃，尚能餘下小小空間很不錯了，再騰不出地方安置灶君神位，有了神位，還需每日上香，還要小心防火。住劏房更不要想，居住環境所不容。

家中僅有長者知道農曆十二月十四至二十日謝灶拜灶君，老人家說，家裏沒有灶神位，不方便點香燭，還是要吃好一些，像過個節，讓後輩知道什麼日子。

由社會文化及其他因素漸變的現象，由老人家傳承，老人家接受傳統文化教養，熟悉習俗的內涵，知道應做什麼，認真地做，謝灶用活鯪魚，這條活鯪魚祭過灶君，不是用來吃的，須恭敬地送到河邊放

生，彷彿帶一點禱意。拜祭時用一片紅紙蓋着魚的眼，為什麼？老人家也說不上總有意思的。祖先認為鯪魚是神物，一條鯪魚能活到百歲，便轉化為龍，大坑區每年中秋節舞火龍，看到幾條鯪魚燈如影隨形，繞在火龍身邊，必有因由，辛棄疾詩句「一夜魚龍舞」，魚與龍不可分，在傳統文化中，鯪魚與龍皆有吉祥寓意，民間春節張貼年畫「鯪魚跳龍門」視為好意頭。許多故事由歷史讀得來，新一代閱讀新科技書籍，少接觸中國文化，家中長者應多說點故事。

新界村人，貼揮春是開心忙碌喜事，家人齊動手，將舊的除去，貼上新的，在門口張貼大字對聯，大門上貼門神或「神荼鬱壘」，天階貼「天官賜福」，然後是客廳，睡房門、廚房各處張貼出入平安、老少安康、迎春接福，財源廣進。村中祠堂、門前一對春聯更為重要，字體要靚，寓意光宗耀祖。

相對地，市內住宅的揮春漸少，受單位面積局限不能多貼，門外裝置了鐵閘貼不上對聯，雖然受居住環境局限，未如新界村民隨心所欲，然貼揮春的習俗家家仍視為春節不可缺的一件大事。

每一代人不忘初心，這是五千年歷史的延續，何等重要。

在我與你之間



黛西札記
李夢

上周末，去荃灣南豐紗廠欣賞「賽馬會藝壇新勢力」壓軸節目《我們之間》。五個本地藝文機構，以陳慧短篇小說《香草織》為藍本，借助戲劇、音樂和裝置作品等，重溫香港經濟起飛年代紗廠女工的辛勞，並思考時代與個體的微妙關聯。

在四十分鐘一氣呵成的《白薑花》裏，進行連串翻騰、高空攀爬和跳躍等高難度動作，突出身體的力量感與節奏，巧用周遭環境拓展表演空間，模糊台上與台下的距離。作品節奏快慢交替，既有如水的溫情，也有迅疾如電的暢快淋漓。道具中的長白布條，尤其讓我印象深刻。說得淺白些，它們象徵當年紗廠女工的勞作成果；再細看，也可喻為一個地方去往另一地方的途徑，或是個體之間的扭結與纏繞。是聯結，也是固限或隔阻，意涵微妙。

在紗廠三樓平台演出的《我們的媽她們的媽》，則是全女班表演。七位女演員排成

一字，身着特殊布料製成的衣裳，不斷重複「旋轉」動作。旋轉時快時慢，「飛快」、「快」、「慢」與「極慢」等速度交替出現，在「相同」之中穿插「不同」。舞者的身體象徵線線，觀者由此想及數十年前此地曾是怎樣喧鬧奔忙景象。時代遷變，物是人非，唯餘記憶。就像陳慧在《香草織》中，借女主角之口，記下的荃灣印象：「我在這裏悠轉一生，不經意地，看着它自卑微至可望不可即的輝煌。」

觀看表演時，有一群銀髮族觀者在導賞員的帶領下，於舞者之間穿行，在平台上觀看藝術家創作的壁畫。我想，他們應是曾見過荃灣當年紗廠繁忙、大廈「如春筍一樣拔長出來」的那些人吧。誰又能想到，彷彿已沉於時間長河的記憶，經由如今青年一代藝術創作者的找尋，重又回到你我之間。

近年香港不少舊建築翻新，改以文化與藝術空間，舉辦演出、展覽，匯聚手作及文

創店舖，為本地創作人提供展示與表達的平台。中環的大館和元創方，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土瓜灣的牛棚藝術村，以及今次《我們之間》演出的南豐紗廠，都是例證。去年底，我參與創辦的藝術普及平台「藝術解毒」與香港藝術發展局合作，在牛棚藝術村合辦展覽導賞，邀請藝術評論人介紹香港藝術家聯展《借景》，並與一班藝文愛好者前往尖沙咀海傍，欣賞環境舞蹈表演《透迤》。《借景》與《透迤》雖呈現方法不同，講述的卻都是香港故事與香港記憶，既關乎當下，亦回望往昔。我從來不贊成將香港視作「文化沙漠」，近年愈來愈多的本地藝術家以城市為靈感，糅合不同界別敘事，記敘、直陳、鋪排，愈見信心及勇氣。

反觀自己，此前去香港文化中心或香港藝術館，每每因為內地或海外知名藝團與藝術家訪港而欣喜不已，卻甚少關注本地青年藝術家與藝文機構的創作。今次《我們之間



《我們的媽她們的媽》演出照

藝發局供圖

》以及此前牛棚藝術村的新鮮聲音，漸漸讓我拋開「本地薑不夠辣」的成見。我想，香港藝文的發展，不單要看是否能請到柏林愛樂這樣的國際名團訪港，還要看本地藝術家是否樂意不斷嘗試新鮮。在我與你，彼處與此處，過去與當下之間，不應有太多阻隔。